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2n2102

弘明集

梁 僧祐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1 牟子理惑論(一)
  - 2 正誣論(一)
  - 3 明佛論(宗炳)(二)
  - 4 孫綽喻道論(三)
  - 5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何與宗書(二)
    - 何與宗書
    - 宗答何書
    - 釋均善難
    -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 何重答宗
  - 6 達性論(何承天)(四)
  - 7 釋何衡陽達性論(顏延之)(四)
    - 答顏永嘉
    - 重釋何衡陽
    - 重答顏永嘉
    - 又釋何衡陽
  - 8 更生論(羅君章)(五)
    - 孫長沙書
    - 答孫
  - 9 神不滅論(鄭道子)(五)
    - 桓君山新論形神
  - 10 沙門不敬王者論(遠法師)(五)
    - 1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
    - 2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
    - 3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
    - 4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
    - 5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
  - 11 沙門袒服論(遠法師)(五)
    - 何鎮南難
    - 遠法師答
  - 12 遠法師明報應論答桓南郡(遠法師)(五)

- 13 三報論(遠法師)(五)
- 14 釋駁論(道恒)(六)
- 15 正二教(明僧紹)(六)
- 16 張融門律(周剡難)(六)
  - 答張書并問張
  -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 17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謝鎮之)(六)
  - 重書與顧道士
  - 反亂一首聊酬啟齒
- 18 難顧道士夷夏論(朱昭之)(七)
- 19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朱廣之)(七)
- 20 駁顧道士夷夏論(慧通)(七)
- 21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僧敏)(七)
- 22（ 辯惑論）(玄光)(八)
  - 辯惑論序
  - 禁經上價是一逆
  - 妄稱真道是二逆
  -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 1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
  - 2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
  - 3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
  - 4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
  - 5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
  - 6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
- 23 滅惑論(劉勰)(八)
- 24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僧順)(八)
- 25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九)
- 難神滅論序
- 26 神滅論(蕭琛)(九)
- 27 難范中書神滅論(曹思文)(九)
  -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 28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一〇)
- 29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并公王朝貴答(法雲)(一〇)
  -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 臨川王答
- 建安王答
- 長沙王答
- 尚書令沈約答
-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 丹陽尹王瑩答
- 中書令王志答
- 右僕射袁昂答
- 衛尉卿蕭禺答
- 吏部尚書徐勉答
- 太子中庶陸果答
- 散騎常侍蕭琛答
- 二王常侍彬緘答
- 太子中舍陸煦答
- 黃門郎徐緄答
- 侍中王暕答
- 侍中柳惲答
- 常侍柳憕答
- 太子詹事王茂答
- 太常卿庾詠答
-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 太子洗馬蕭靡答
-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 黃門侍郎王揖答
- 吏部郎王泰答
- 侍中蔡樽答
- 建康令王仲欣答
-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 祠部郎司馬筠答
-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 右衛將軍韋叡答
- 廷尉卿謝綽答
-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 常侍王琳答
- 庫部郎何炟答
-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 倉部郎孫挹答
- 丹陽亟蕭眎素答
- 中書郎伏暅答
- 五經博士賀瑒答
- 太子中舍人劉洽答
-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 祕書丞謝舉答
- 司農卿馬元和答
- 公論郎王靖答
-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倕答
-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 通直郎庾黔婁答
- 太子家令殷鈞答
- 祕書郎張緬答
- 五經博士陸璉答
- 楊州別駕張翻答
-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 光祿勳顏繕答
- 五經博士沈宏答
- 建康平司馬褧答
- 左承丘仲孚答

- 30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一一)
- 31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一一)
- 32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一一)
  - 孔稚珪書并答
- 33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一一)
  -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 34 僧碧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標奏(一一)
  -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 姚主與僧遷等書
  - 僧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罷道奏
- 35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一一)
  - 桓玄書
  - 遠法師答
- 36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一一)

    - 答僧巖道人
    - 僧巖重答
    - 重答
    - 僧巖重書
    - 重答
- 僧佑序
- 37 與釋道安書(習鑿齒)(一二)
- 38 譙王書論孔釋(一二)
    - 張新安答
- 39 與禪師書論踞食(鄭道子)(一二)
- 40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范伯倫)(一二)
- 41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一二)
    - 答義公
- 42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一二)
- 43 論據食表(一二)
    - 重表
- 44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一二)
    - 尚書令何充及褚翜諸葛恢馮懷謝廣等重表
    - 成帝重詔
    -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等三奏不應敬事
- 45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一二)
    - 八座答
- 46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一二)
    - 王令答桓書
    - 桓難
    - 公重答
    - 桓重難
    - 公重答
    - 桓重書
    - 重難
    - 公重答
- 47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并桓玄書(一二)
    - 桓玄書與遠法師
    - 遠法師答
    - 桓太尉答
- 48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一二)
- 49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二)
    - 桓玄輔政欲沙汰眾僧與僚屬教

    -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 50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一二)
  - 51 天保寺釋道盛啟齊武皇帝論檢試僧事(一二)
  - 52 奉法要(郗嘉賓)(一三)
  - 53 庭誥二章(顏延之)(一三)
  - 54 日燭(王該)(一三)
  - 55 竺道爽撽太山文(一四)
  - 56 檄魔文(釋智靜)(一四)
  - 57 破魔露布文(釋寶林)(一四)
  - 弘明論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2102
弘明集卷第一(并序)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拒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鶡旦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眡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

牟子理惑
正誣論

牟子理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穴/(耜-耒)]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

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揵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號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辱。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眾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騏驥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眾眾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眾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背。

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皐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啟予手啟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闇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舡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剡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厖允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哲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恢怕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捋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哲。瞽叟生舜而頑闇。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

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訾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麝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鱠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卄/(麩-夫+生)]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齎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修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卄/(麩-夫+壬)]賓重裘。備豫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大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眾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讓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既吾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狢雖熅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

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誡。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眾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磋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眾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眾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

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眾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眾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眾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填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磎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憺怕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鵕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啟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窓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

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勅。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群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匈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群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淫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辛鞅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就戮。兵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孑遺哉。此何異氣癘既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蕭俱焚。桀紂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秖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眾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悕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眾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耳。計天下蜫蟲之數不可稱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為甘膳。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枚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淫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為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飾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虫黼[嵩*(犮-乂+又)]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旄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則使資舟揖。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蘂。吸風露以代糇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嗲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衒廉貞。不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為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悉也。驕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俊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慼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修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概。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讐人之喪猶加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慼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弘明集卷第二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況復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形算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弈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限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為[廾/狠]。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鹿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

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麁之闕文。以書禮為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群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麁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麁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囂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麁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麁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懅有腐敗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麁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啟閉。而燕鷹龍蛇颯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群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

為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釁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搆矣。情搆於己而則百眾神受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欻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眾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眾瑞之晻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怳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眇漫。孰覩其際哉。眾變盈世群象滿目。皆萬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搆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

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挍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忘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住。眒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咄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麁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止/石)*圣]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萬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麁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麁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眾心稟聖以成識。其猶眾目會日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搆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元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斂衽者方將長淪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又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跳-兆+(轍-車)]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眾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智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

文不雅訓。搢紳難言。唯採殺伏。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携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為言之。關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眾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眾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覇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麁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眾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憖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違江而蟥避境。猶皆心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抂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

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將來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私非異國有命世逸群者。搆此空法以脅暴。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眾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踊見鐙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麁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眾。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群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蟊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己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群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為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己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

賤故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鍾。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麾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眾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眾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眾。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寄。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攸隔傅巖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夐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搆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搆。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搆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

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搆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毘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抵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眾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令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眒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眒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扡長在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囂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群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之亦謂有之而直

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群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為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禮。祑望之義。況佛之道眾。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眾。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脩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迥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麁之中潔己懷遠祗行於今以擬來葉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眾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碍明之盡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遙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眾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眾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

請復循環而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眾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

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飡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己。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硋。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硋。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熇熇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怳。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群生蟲豸萬等。皆殷鑑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逕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之指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輿人之頌提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蕪陋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弘明集卷第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窖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麁。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殃放。酒者羅刑淄為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騶騶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飡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正刑二叔伏誅耶。

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

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

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殺。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疎。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群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脩枝幹而言文穎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為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曰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摽孝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骨*玄]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慼。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靈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

目之為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婬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慼。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曜。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群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舞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群邪遷之正路。眾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欲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大。豈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眾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答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

之表幽闇之理。為最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眾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弈麁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辯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麁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玉。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堆材虛空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彩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眾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晲。死晲之實。恒豫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偽而位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喻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大增塞而更令變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厭之情。陳苦偽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為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恪。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飡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問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啟導麁近。天堂地獄皆有影嚮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殺而修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

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凌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覲朝而搆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揵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眾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引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廕寶稱之蓋升彌燈之坐。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眾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麁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昂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哉。

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昂。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令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恪。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飡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飡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啟導麁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麁近為啟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並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

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淫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乎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豘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祑。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為勸化之本。演君蒿之答。明來生之驗。祇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誤矣。論又稱。耆陀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靈。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幻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撿著才筆辯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門@(服-月+圭)]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末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余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

閑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貌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弒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麁者雜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飡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 商以背儒述而不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為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麁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向麁。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蔭寶積之蓋。升鐙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眾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剋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

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飢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麃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眾。崑崙之山廣都之埜。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廕玕琪之樹歠朱泉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權此之麃以信彼之精者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斂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戒。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耶。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

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容悉。宗炳白。

何重答宗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以賊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辭淵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嚮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弘明集卷第四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庀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眾生哉。若夫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眾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眾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使倍宮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

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眾。但眾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存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挍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間。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鑐斧。恬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直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眾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藉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眾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眾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眾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耶。令受教咸同耶。若自己不殺取足市廛。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忽怳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

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微暢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恐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眾。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眾。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眾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旨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眾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眾人。夫不可謂之眾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眾。復何諱眾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眾名未虧眾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算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夭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麛卵事法豺獺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廛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刲刳為稟和之性。爝[艹/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申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

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其具申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羌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答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堙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翮。厚意垂懷慧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雖賾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霄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群。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眾復何諱眾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眾。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眾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眾。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又云。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為稟和。爝[卄/淪]為

翼善。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曉蘿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獀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

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及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犯違。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鷄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歡。徒疲役而靡歸。係風補景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世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探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滕循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間。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參畫。兼卦終於六爻。參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群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偕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雖賾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嚮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宵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之實宵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惠人絜士比性於毛群。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絜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眾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眾。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眾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眾。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眾是則去吾為眾。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眾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竪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網。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曉蘿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舊刳瀹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

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眾。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啟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恧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列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獀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眾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失。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嗛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

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愈篤。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懞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眾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遇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熟能遺賢利之言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挍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申彼釋。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群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尊一云云。

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世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欻忘其煩貪復悉心。

弘明集卷第四

弘明集卷第五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何鎮南難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

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孫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妄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麁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眾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麁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麁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生為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互。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

火則彌貫群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眾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末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臣證以為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故有取焉)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毳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傍有麻燭。而炷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炷炷。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剝訖。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

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湊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黮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為灰或為炁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伯師夜黮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炵矣。又為言前黮麻燭事。伯師曰。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蹶纘。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鐙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蹶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斂傍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黮。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肥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揆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氷。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名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沈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撿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眾論所不能異。異夫眾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

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搆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撿。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

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眾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麁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鞿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

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眾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跳-兆+(轍-車)]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

深致。幸誨其未聞。
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甚者也。雖記籍末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徵。難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禮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麾之妙跡。而眾談未諭。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摽未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麁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延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

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申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眾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答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麁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

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眾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恪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讎隙。[禾*禺]心未冥則搆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眾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

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盡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

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盡化鏡萬像於無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弘明集卷第六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顒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誥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眾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頴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無有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己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棲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汲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

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勵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肴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答主人憮然有間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粃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恪。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己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

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 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人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眾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皦潔棲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粃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概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此何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堜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麁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無疵癘。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荀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君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不容己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眾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眾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云會盡肴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眾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 居要選於[塽-(爻*爻)+((人/人)*(人/人))]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為眾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翫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悕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己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俊。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亂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頹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暫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淪而理與之乖。德苞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幸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眾人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綴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舡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溺於凡觀。豈期卒埋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之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効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正其分。虛無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竢。達不謀己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孱。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

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拓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覺。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其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覺。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鬨鬨。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馗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祈。既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參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

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覇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皛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騖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皛則乙。
答彼周曰。非皛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閙閙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軍皛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

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迕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裨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眾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冕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冕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鬪。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搉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闕幽宗。苦思探賾無階毫糝。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釋。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譏翦華廢犯亦猶蟲讙鳥[曷*舌]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辨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備洪拓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睢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抗報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

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眾。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為蒼文。餌螫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弈。敷佛彌過精旨愈昧。夫飾樝賀珍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跡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申檢。玄羚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搆。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沈欲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

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則精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為用。無為用未能違有。遣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亂一首聊酬啟齒

亂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眾星兮晢晢。大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泳-永+荊]側。豈偏尤兮楚厲。良芻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弘明集卷第七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眾。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衮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不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羲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

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眾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眾生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想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擎跽為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磬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為正真何理鄙誚。既虧畏聖之藏。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寞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不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眾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鴆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誡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麁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誡科禮等碎精麁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

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弈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耽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窅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為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衮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斁沈替。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啟。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泛無主轉誚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啟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跽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人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饍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麁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麁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為鑽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傚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傚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別。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讙鳥聒何足述傚。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申。而禮非敬也。和同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敬

玄符如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讙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吝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申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照如發矇。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為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眾。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為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殞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外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祕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無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

欲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能緝。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純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不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蚊虻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蚊虻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存。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不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土*厘]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誡。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蠐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

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啟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麝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貿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誡籍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籙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婬狡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椒蘭。猶吾子淪好婬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婬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愚夫輟偽迴心。姦疇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苦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遙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大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

仰卜 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欒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琁璣並應。跡臨王城冥疎嶢闕。總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覇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眾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乎。人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溟表。南則極乎空閣。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叵易真法莫移。正禮叵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

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頂者。真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匹侶迴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弘明集卷第八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靄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眾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矇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民之穢。漢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地沙草寧數其罪。涓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渣糝。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卄/碭]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噉。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

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麋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閾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亨九幽方夜衡人。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羂鵠。直衝虛空。民獠愚憃僉言登仙。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無端以伏輕誚(咒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明。出窈窈入冥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感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 子詔為醮錄男女娉合尊卑不別。吳陸修靜復勤行此)。
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魁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俠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撿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巾等鳶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歡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諡靈魄務依明德。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臥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嫽-(日/小)+(夸-大)]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硍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胄廁(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清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氐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輾泥中。黃鹵泥面。擿頭懸[打-丁+昴]。埏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涅挨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闔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墓門解厨。矜身奧食。懷吮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氐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示*末]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君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欒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酣進過常遂致醫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削除釁目。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蓂命薄春氷。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淵鬼鸝以為災。渡危厄於遐川。[火*詹]釣星於懸瘤。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鬚眉貌謏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空喪

辭貨。斯實祭酒頑巾糈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滥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氷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眾生率無慈愛。虓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帖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出鴟鵂瘖痘。精骸惛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陋。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通無生可冀。詺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闇鳶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為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亥嬰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棄道果。同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駟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暝息盡養則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

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反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詺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禕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於穆不記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麁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無始而道被無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形。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玁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為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拏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眾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麁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聞奏

章。堯舜緝政寧肯畫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昇天。葛玄野竪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算。況効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婬術厭勝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泯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屯則蝎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麁已懸。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离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叵以生為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為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最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癘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己復更為癘。凡夫之種若癘產焉。經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癘。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頓申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慚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罹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眾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繙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自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凶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

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謁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 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胸懷澹爾無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投陀林野委身餧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開關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己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爾。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眾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

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為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為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弘明集卷第九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績作序注)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并二啟詔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吳興沈績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聖非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論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搆義橫流。微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食。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覿。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徹。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辯。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績曰。夫愚心闇必發大明。明不欻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信立由乎正解(臣績曰。夫邪正不辯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績曰。一心正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信立則內識無疑(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言顯乎下句)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眾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也)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績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

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也)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績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績曰淘汰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之謂也)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神明本闇即。故以無明為因)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辯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哉)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斷猜。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也)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識。而抱惑之徒未曾喻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一。故舉大善斥其相續之迷也)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闇心莫改(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群惑也)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因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也)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序)

蕭琛

內兄范子真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眾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 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體

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俊。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神滅論(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也難者今之所問)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勘。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人鄒。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廁是也)或理所不容(呂齮。夢射月中之。吳后。夢腸出繞閶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曹人夢眾君子謀欲士曹之類是)或假借象類(蔡茂禾失為秩。王濬夢三刀為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眾多不復具載也)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覿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

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

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明。盧浮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

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

器。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啟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皐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鵾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員極理無有二而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驎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眾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鵾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鵾號鶏鵾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皐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闇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囂瞍頑舜聖矣。論

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旨。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棄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急為美。若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瞀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眾多之佛。親戚棄而不眄。祭祀廢而不修。良繒碎於剎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虛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黠。而

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誡也。若能監彼流宕釁不在佛。觀此禍福悟教開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并啟詔答)
范答第一　重難神滅第二(重啟詔答)

難范中書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喪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止而神滅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而為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禊無神矣。而以禊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禊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媮薄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祀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啟。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傾其根本。謹冒 上聞。但思文情用

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天煦伏追震悸。謹啟。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答。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巨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耶(曹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胡蝶是真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轅軛。或夢為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閶闔。郢外弟蕭琛亦以夢為文句甚悉。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喪子而言曰。骨肉歸于上。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神興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臣而為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褥無神矣。而以褥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欺妄以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媮薄之意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褥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

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也。

思文啟。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

聖鑒伏追震悚。謹啟。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右詔答。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之也。又云。以褥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褥之妄耶。難曰。蛩蛩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

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虛也虛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斬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蛩巨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殺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嚳。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褒之配天。是指無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爻象之所不占 。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弘明集卷第十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并公王朝貴答)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疣空致詆呵。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甃之黿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誠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
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審。孝享之禮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偉和南。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眾。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霧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叡照淵深動鑒機切。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啟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答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指事造言共如日照。用啟蒙愚載移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答

辱告伏覽。勅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唯雷同遠大贊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涵於其真。內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嘉抃猥承末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寞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絕倫。

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眾惑塵開群迷反路。伏誦無斁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衛尉卿蕭禺答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玄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析辭旨典奧。豈直群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服。孤子蕭禺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仰詳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斑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果答

果和南。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窅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惠遠廣然滅之難。傳疑眾談踳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了根授藥隨方運便。遂乃辯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俗學。便澆俗以況道。惑資外文即就外以明內。任言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塹。三世負荷群生。現在破闇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覷縷。生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念。陸果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撝自壞。誦讀藻抃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比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贊洪謨對揚精義。奉化開道伏用竦怍。眷獎覃示銘[佩-一]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二王常侍彬緘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峰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遵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准。王彬緘和南。

太子中舍陸煦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筮。方可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緄答

緄和南。辱告并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道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儵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不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啟寤群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敘遊魂之談。愚淺所辯已為非滅。況復叡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煥然氷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眾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惻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共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戢。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憕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窮幾奧。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唯一性。殷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凝滯遂往特掩名教。聖情玄覽證無間然。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法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挹唯深。柳憕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答神滅論。頂戴欣躍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抃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比故修詣。此白無由。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勅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瞽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群疑與春氷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冲襟。而豫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斁。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惑者煥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眇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藏往。摛幾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啟悟煥爾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下凡浮生自不辯其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故書詭怪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思為臣下剖釋群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抱用始終。法師典誨彌增慚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坐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群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幾前。豈能燭此微言。若聞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諭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跳-兆+(轍-車)]。專謬者無永沈於惑海。積奉淵謨孰不歡肅。裁此酬白不申繫舞。王僧孺呈和南。

黃門侍郎王揖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沿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蟪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寂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因茲而隆。信足以警誡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慚辨理彌懵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覿妙藻。式抃下陳永垂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吏部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茫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廷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末能折五鹿之角。辱告垂示。聖旨微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樽答

辱告奉宣勅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辯。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天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樽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抃不勝躍。皇帝叡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鳧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弟子績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曾山可以眾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雞狗亂。其鳴不可間也。將使喋喋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誡以莫大之形。一言作訓內外俱悅。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為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神蹟天貴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慚冥德。弟子沈績和南。

祠部郎司馬筠答

辱告并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惛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妄理信目錐畫。管窺異見鋒起。苟侚離賢之名。遂迷雪霜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盡終始之奧。忌蕃紫之妨朱氣。珉雉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足以光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學翦其邪心。向方

篤其羨慕。謬以多幸豫奉陶鈞。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一]荷彌深。司馬筠和南。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與為濟。至於續蒙不告。則空致衝衝倏忽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脩局。誠冀履霜不退。堅氷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澎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既申三世又辯。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鑽仰。弟子沈緄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者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良歎交深謬覿。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蹈超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覿聖藻。既氷渙於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抃良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叡答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光王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詶析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孰不慶幸。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恒抃。法師果深昔緣曰會。今法離五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豫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一]寔深。韋叡和南。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啟群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隣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儒申其祀佛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道識業於精爽。固令開矇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慚其墨

守茫氏悟其膏肓豫在有識孰不繫贊。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慒管窺。頂奉戴躍永歡陰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逮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咎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俱失。所謂管闚穹極寧辯西東。蠡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弘深慇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頒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茫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作拭目。神藻煒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王琳答。

庫部郎何炟答

炟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移徒。伏膺而方曉。鑽仰淵祕渙爾氷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啟。物有其機教惟斯發。篤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為極。何炟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王迹洞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群生嫗煦庶物。滌彼蓋纏勗以解慧。祛其蒙惑。躋之仁壽信大哉。為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大法家傳道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既得餐稟聖教。豫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偕。抃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孫挹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淵曠非井黿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可能以。一毛不動則眾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超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振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群黎。訓範光於先聖。蚑行喘息同識斯歡。翾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末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啟庸惑。弟子孫挹和南。

丹陽丞蕭眖素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以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明空蕪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群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先覺之教。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因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丘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葩於聖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慚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目*爾]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暅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群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佳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叡理弘贊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致豫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諮覿乃盡衿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暅呈。

五經博士賀瑒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淺。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叡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答

辱告奉覿。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爻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珮。泠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申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麁。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騖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彰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歡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相簡。願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祕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糺則懸諸天象。眾言[肴*攵]舛則折乎聖理。昭自古事蔚在茲辰。伏尋叡訓。垂文

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徑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婉而章。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正水盪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格誘。沐流歡擊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眾教徘徊理詣於惇善。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導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情。神滅之為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懵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遊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群下恢弘孝義。叡藻淵玄妙理深極。自非克明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理測宸衷。亦以義切臣子。含和飲憓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為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神理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倕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

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氷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飡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加踊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任倕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揚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為儔。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厲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洞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霈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閻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搢紳之士為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藻。使得豫沐清風。載歡載舞無以自譬。戢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

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象法已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啟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豫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明山賓和南。

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尚書云。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
左傳云。鮌神化為黃能。伯有為妖。彭生敢見。
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眾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猥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構穿鑿駕危辯。鼓偽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罔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蚑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躍。至於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徒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污。弟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析妙半字。含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翱翔而

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照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為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臥未即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祕書郎張緬答

尋三世晞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為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駑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無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為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旨。爾來師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塗。非但閱覿於今。方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答

璉白。逮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惛愜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呈。

楊州別駕張翻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氷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晢吝蒙紓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論神有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雅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歡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諮申。王珍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枉告所宣答神滅勅。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裕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誥頒述勅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惠見獨宣舟梁合舉。夫目所不覩帷屏為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在三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晚俗淪真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豫從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孱來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賾斯朗。豈能拯重霧於有惑。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寓上德表物。踴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粵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群例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郄克躩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天璟俯逮闡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覩燭龍。短綆汲淵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稽首和南。

建康平司馬褧答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眾。靈智照淵凝理絕群。古七禪八惠之辯。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迹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婁之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苟侚所懷坐顛坑穽。伏覽。皇上今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闡。啟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群經聯奧。靈山金口禪水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違茲而得正信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比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裘呈。

左承丘仲孚答

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包括真俗。理超繫表義冠群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存眷。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并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釋疑惑(并牋書)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并書)
僧碧僧遷鳩摩答姚主奏(并書)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并書)
釋僧巖答劉青州勸還俗書(并劉往反六首)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搆以相跨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林竹銅綵靡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底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請制。未令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猶秉愚對。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覬。

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遂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遂以上護蘭諸公。皆將惡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夭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形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措。雅頌之興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眾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以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設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澠池寶塔放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阨。此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匿。桀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淫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載之以彰勸誡。萬一影像猶云深功。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眾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誡。所以為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讒。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胖育。疾像塔之豐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禋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惠琳承天蓋亦然耳。蕭蓍啟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縻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淼難佛不見形事(并李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直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眾僧。俱出靈鷲山。蠰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眾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為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群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群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鄙陳所懷。夫萬善為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眼所共了為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輝。何急急於示現。而促促於同歸

哉。今不罔季俗無證。驗以徵誠。亦不謬大聖恪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裾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沈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舊說。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常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姬孔救頹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所弘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成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恩。流浪義苑涉騿書園。吐納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麁淺。弘慚簡札。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霢霂謹白。

李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彌覩淵賾。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麁。借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示。表則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恪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頹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上垂納毫欵。弟子李淼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蕙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躓疑族。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采。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為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熒燭增疑。正向旦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賾。前疏粗述至聖沈浮。而義据未照辭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眾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為吞噬

之主。相續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劫。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群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不能豫。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巫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淵達逾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不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偽之衢。植德耘邪而薈蔚。樹福灌正而扶疏。苦節競辰於寸陰。潔己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榮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夷衛佛一鉢之飯。居得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淳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逸群清神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己誠直言朴辭。未必可採不亢當。伏慚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朴博古毒即天竺浮圖所興(浮圖者佛圖也)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門@視]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阿育王也)姚略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牋答)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

為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葉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籍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貴。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離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辯。何為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常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絓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慇懃剋己者。正為君輩之徒耳。欲令相與去憍矜除慢憿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俊異。復何慚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詭妄諂佞望門而自新。浮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故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投以禮讓。假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苦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悒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啟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且殊塗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羌。無須搆是非橫起謗議耳。棲心入信者前良不

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為樂。故挫憍凌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群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懷。無求自足而退倣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為可一歷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啟。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矜。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齋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故言稱先棄門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懃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箋注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和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師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奉自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啟。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麁遠近實有慚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予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

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啟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啟。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珪啟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斆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蕭公答曰。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沈滯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贊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可以守節為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道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慚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幾毫之補。將有山嶽之損。竊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申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

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過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承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
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千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僧碧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標奏(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別以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為書。恒等亦何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為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當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開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又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毘 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毘 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恐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僧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罷道奏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次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干木於魏

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罹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毘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芙蕖於重氷之下。斯誠。
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婺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介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義。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并桓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寘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

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則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于云云。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詶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并劉善明答)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餧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鴿。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慚。輔秀之召。非所剋堪。釋僧巖呈。

答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為大。遠尋聖言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悞。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沈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蕃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期耶。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僧巖重答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辯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

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威直應命。終獲減名之慚。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鰓龍津。點額眾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葢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衿。釋僧巖呈。

重答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鑒眾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憙。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為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邵協政。思賢讚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屆。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愧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欵。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為。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首人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西園之杼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駑足以均驊騮。繫澤雉以雙鸞鵠。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預報知深亡身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邁崦嵫命急濛氾。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罔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沒鸞鷟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詶。苟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

擇木。待掎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慚憫。劉君白答。
弘明集卷第十一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答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據食
義法師答范伯倫書(并范重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并八座答)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并王令答往反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者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卞嗣之等(答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首(并桓玄教一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啟齊武帝論撿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予作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

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氷結於一谷。望閬風而不迴儀。損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怒呺。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藏。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誓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譙王書論孔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顯敘報應者也。彼眾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擢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籍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鍾。啟發俟於悱憤。夫妙覺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覩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宿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革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微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成潛徙冥遠。好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啟報應之[跳-兆+(轍-車)]綱宿昭仁蒐苗弘信。既以漸漬習成吝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黃*軍]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晻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夷胃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為心用。遺儀為斂麁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啟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其制三服行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眾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麁。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以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加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氈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眾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己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嚏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眾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眾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眾。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元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權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眾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倨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了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眾理之最。般若宗

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誡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慚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法。

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猥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正可測落髮而不偏據。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眾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啟。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既旋。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朕有未暇聖旨自可援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効之心。裨諶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詔知與慧義論據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緣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讚及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
陛下。錄其一往之至。不以智拙為罪。復敦冒昧于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沖。庾氷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氷旨為駮。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翜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庾氷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

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俙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翜諸葛恢馮懷謝廣等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安昌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炤炤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比也。夫誼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海。區區之況上卑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備其事。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誠闇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慺慺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啟。于時庾氷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答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竟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崖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識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令答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剛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

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言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絕其敬哉。

公重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麁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屬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政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慬然所據也。故人

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公重答

奉告并垂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持之研折。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旨。無以啟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麁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經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

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勘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跳-兆+(轍-車)]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戢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荊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爾為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命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

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

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

桓太尉答(并詔停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諭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啟可紀識。謹啟。

何緣爾。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

侍中臣嗣之言。啟事重被明詔。崇中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所啟。謹啟。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侚其美顯昧並極其

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麁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啟。攝外施行。謹啟。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啟。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並桓玄教)

桓玄輔政欲沙汰眾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慇懃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眾。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污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為阿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

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為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敘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愾。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曠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啟齊武皇帝論檢試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啟。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

六度制諸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玄。遠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勑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啟。

弘明集卷第十二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郗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誥二章
王該日月燭

奉法要

郤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眾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眾。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誡。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眾生。皆當因此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頌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眾生。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凡眾生厄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己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

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歡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

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揆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殉私欺殆。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

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為貪。耽著為婬。外發為瞋。內結為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癡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

經云。卒鬪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載眾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員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池。常領本以禦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

勸而譽集於外。藏恪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釁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云。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釁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骨*玄]殛禹興盼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淫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孥之刑。猶以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釁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己。所及彌廣則誡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櫝每申近以斂麁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殉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准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速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胃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乏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默而不報。若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閫。地及門閫。蓋取其藏垢納洿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

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恪消於見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愍傷眾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博愛兼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天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埋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懃增道習期諸忘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太虛中正己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己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己深體教旨。忘懷欣想。將以己引物自同乎眾。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偽。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慼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定意生形。然則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礙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釁乘於外。外釁既乘內懼愈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嬰。眾邪不能襲。

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為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或樂之地。

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極人天位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眾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惰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興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眾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誡也。犯而不校常善下已。忍辱也。懃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眾。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安生。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務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眾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不可遏也。種十惡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皆諦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忌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為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報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

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定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歸於佛則無解於佛。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眾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所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

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映。順本際而偕廢。審眾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常。謂見在為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庭誥二章

顏光祿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戎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
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支飛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縹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偽者為之則忌災祟課租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一無生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為之則藉髡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也。物有不然事無終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況神道不形固眾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為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欻恍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蕭若窺淵。能以理順為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責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啟凌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繫辭宕。累冥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採咸池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
陶先覺之宏誥。啟玄管於靈門。周大虛以遊眺。究涕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遘二氣之烟熅。尋太

造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繾綣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波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悼容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矜。釁因豐積祉緣謙升。僮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凌。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轉之抱規。猶直枘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熊咨於聖子。聿徵化而不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為人之在己。咨次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夭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刳以為禮。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聞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翻囊之倒米。為囂囂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曚曚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霄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蓴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錍以積刃。劍林翹鋒而嘯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閱卒傍執釵。三扙一奮百千累羅。鴆鴆利嘴煌煌火車。銳釘檛槍狡狗凝牙。淫徒燋於幻柱。飢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罔不可列縷。千條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予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淑道全。夕陽造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靈飄而飛煙。想衣斐釁以被軀。念食芰芳以盈前。彼羲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為以干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蘂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濟。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麁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貞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云云。廣術悠悠。駟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掘累玄之綱領。遣毛目於罣裘。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

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場。畢無為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不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遣而未虛。開士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喁喁群黎耳目仰注。或發矇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證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漸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冲梓神風清肅。一言發則蘊滯披。三番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遜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畢。何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麁物有彥真。大居細君小為碩臣。羽族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眾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遺重根躁廢靜王。俱曰與聖各擅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采粲。嘯靈厨之芬芳。曜振旅之兇暴。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掘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不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渝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餌朮。安期久視於松毫。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烈-列+(夕*卩)]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氣。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玄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兀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饗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沈。郢人其逝為誰匠椹。設筌蹄乎淵薈。俟魚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睒倏。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眴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灼電之末。託息石颺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婪近。謂賒儉而交豐。不防枯於未颺。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積。浚智塹。崇慧壁。拔神劍。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翦刺。掃六賊於胸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己內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

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遊居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舉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以毘日者歟。

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眾妙淵玄群奧無量。小成不籍大言橫喪。坤德可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目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鶂而標大。而覩鳥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傑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嫌於割王。又碩誣乎火織。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竺道爽撽太山文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竺道爽撽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琁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茂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生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眾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彫匠神典偽立神形。本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眾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眾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俗聽。成祆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眾命。枉害中年俎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誡曰。含氣蠢蠕百蟲勿嬰。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元受命地庭有形。祖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群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賭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其非神也。
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琁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慼。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進退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

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猨猴狚玃。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二者無効。焉可奉事。乃令群民投心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大元桓王及封錫。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讚皇家黎無慈悅。天禍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致妙者。何不上啟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為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盤動箸舉杯盡酒。猶為鬼幻。非為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群惡無細不捨。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殆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釁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為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末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魅黨還遊塚墓。餐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絕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毘沙神王恕羅子等。授以金剛屯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劍擬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觸三光。鵠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曩積。而標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紘綱彌紐。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

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群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仗權形以附萬邦。奮惠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絙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真容凝靜。重明寢暉虛舟覆浪。故令蟻邪番興梟見暴起。暟染真塗塵惑清眾。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胄下託群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維為時城塹。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群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胸中。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必平多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據欲天鵄鳴神闕。叛渙疆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遂為歎息。昔大通統世群方影附。有偽癡天魔不遵正節。干忤聖聽陳擾神慮。領卒塞虛。權形萬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盛。王師一奮群邪殄喪。眾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然介士無方眾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靈權騰邈最勝。以為忝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浮都督歸義侯薩陀。獨稟天奇蒙塵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眾四十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群文超。紘謀妙思絕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眾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若縱害。援劍慷慨龍迴思奮。領眾四百萬億雲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錫力傾山海。右眄則濛氾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眾七百萬億虎眄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督八住王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振。體含神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咤則十方風靡。哀彼下民無辜酸楚。領眾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覽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大文殊。承胄遐元形暉三界。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塗玄算萬計。群動感於一身。眾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眾若塵翱翔斯土。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群邪曜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氣則浮雲頹崿。能為萬方不請之友。領眾不思仗戈虎嘯。使持節布化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縱網天姿標傑。體踰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胸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眾八萬四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剛之士彌塞

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郎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衿感氣歸順。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荒邊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群儁。以道自懽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兇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暐然群情屬目。望責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君可反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剋舉十方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衿。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而誰。夫惠尚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之著龜將軍之明誡。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宜同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隨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文者。不欲令蘭芳夏凋修柯摧穎。深致思言。善自量算。無使君身傾筐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顓眄目助懷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憒。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作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

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群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眾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

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統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弈。雖復千暉並照固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眾。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群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頹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毒蒼生化兼始母。無欲無為而無不為。翱翔于應變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群聖之端。恬澹涅槃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居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坐。袞龍眾好天官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匹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啟歡樂於天人。爵以果任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勳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始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士位之宗極。而群迷遇嶮背真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于妄境。泛三染之洪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偽肩真。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眾。又持世致惑於靜室。波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暴虧于聖節。作亂中夏為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群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衝氷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祗敢執蠻荊之蠢爾。抗宗糧之逋傲。建麾於自憍之地。結固於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也。則癡山嶆嶪固其前。愛水浩汗張於後。邪林蔚薈蒙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逵。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為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圖之奇略。蓋以高算之籠。彌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萬匝。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麾以直進。後軍毘耶蹴懈卒於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之

上。走短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眾軍響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音亂於雷震。勤馬趁[起-巳+覃]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煙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捷。橫塵尸以被野。流勞血於長川。崩癡山之磋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於七慢之樔。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退無悕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麾庭。群將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撲晨。霜注洪流以滅火。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勳。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聞歸與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郊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粗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眾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抃。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逕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無不照。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旦之教於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無有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荒唐之說也。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眾疑。故曰弘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

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矇不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知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牆壁而不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為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為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祆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稷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墉畷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皇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揵陀勒見盤鴟山中有古寺基塘。眾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為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摧勢。地常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

其聖。丘欲居夷聘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壃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代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於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一捿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謗讀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于末。雖文匪珪璋而事足鞶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